

第三章、符號符合理論與幻想主題分析

本文所採取的語藝批評方法為「幻想主題分析」(fantasy theme analysis)，該分析觀點立基於「符號符合理論」(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以下便先介紹符號符合理論與幻想主題分析的起源，再說明其理論內涵與分析概念，接著檢視國內外幻想主題分析的相關研究並作討論與比較，最後則是針對該理論與方法受到的批評進行討論。

第一節、理論與方法的起源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Minnesota University) 的傳播學者 Ernest Bormann(1972) 援引 Robert Bales 的小團體人際互動的研究¹，提出「符號符合理論」(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 與「幻想主題分析」(fantasy theme analysis)。該理論與方法的核心在於，人類基於幻想者的本質，彼此透過戲劇化訊息進行溝通，且在幻想世界中共享社會真實，因此，透過溝通訊息的分析，便能洞悉團體的溝通過程及其世界觀。該理論與觀點在發表後引起廣泛的討論與應用，並且以發展成「一般性傳播理論」為目標。

幻想主題分析的概念援引自 Bales(1970)的小團體人際互動研究，他針對工作取向 (task-oriented) 的團體進行互動情形的研究，他發現某些戲劇化的情節受到

¹ Robert Bales 是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其致力於小團體人際互動的研究。Bales 將小團體內人際互動情形的情形進行登錄，他發現當團體氣氛「緊張解除」時，常是因為「說故事」，因此類目「緊張解除」便改為「戲劇化」。此一發現，觸動了 Bormann 的語藝視角，他開始注意到人類的幻想本質，以及人類以戲劇化訊息溝通並創造真實的歷程。Bormann 援用 Bales 的概念或是用語（例如「戲劇化」(dramatizes)、「幻想主題 (fantasy theme)」)，不過其發展出的理論則是立基於語藝學，而非 Bales 研究所屬的精神病理學。

成員的「覆頌」(chain out)：成員們變得情緒高昂，相互打斷談話、臉紅、大笑，彷彿拋卻了自我，原先的沈默與緊張為之解除，團體的氣氛變得活絡。然而，戲劇化的情節為何能引起成員的回應？Bales 認為，正如個人心中的壓抑時常寄予戲劇的幻想，團體面對問題與困境時，也可能透過戲劇情節來展現，又由於成員們有共同的團體經歷，因此會被吸引入戲劇情節，並情緒性地回應，團體的幻想於焉形成，此時，團體便超越「當下」(here-and-now)，進入一個比日常生活還更真實的境地，一個有英雄、惡棍、聖徒與敵人的幻想世界，因此，幻想有助於團體文化的塑造。再者，成員對於幻想情節的回應，相當於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態度，因此各種價值與態度也從中獲得試煉並取得正當性，換句話說，幻想也提供「態度改變」的驅力。而 Bormann(1977:236)也持相同看法，他認為動機在傳播中被表達，並且鑲嵌於幻想主題的戲劇中，因此，參與、激發並合理化其團體幻想的人們，反過來會被該過程驅策而採取某些行動。

承上，Bormann 援用 Bales 的研究，將團體幻想的概念運用在語藝批評的實踐當中，透過幻想內容的檢視與分析，以發覺團體的文化、動機、凝聚力及其世界觀，這就是「幻想主題分析方法」的基本概念。後來，Bormann(1980)將這種團體幻想的溝通過程，稱作符號的輻合，也就是說，兩個或多個人的符號世界，在溝通的過程中，透過含有戲劇情節的幻想之共享，彼此趨向於接近、重疊，這便是所謂「符號輻合理論」。再者，Bormann(1972)將 Bales 的小團體人際互動研究，延伸到公眾演說或大眾傳播，他認為幻想在這些領域也有相同的效果，能夠支撐成員的社群感，提供強大的行動驅力。

第二節、符號輻合理論的內涵

符號輻合理論所關注的是人們使用符號並建立意義的過程，然而，該理論如何設定「符號」與「真實」之間的關係？首先，Bormann(1972)承認「符號」與「事物」之間存在著差異，不過，在語藝批評的領域中，欲理解一個「事件」，是無法自「事物」本身達成的，而必須透過「字」或「符號」，又幻想的共享促成了「符號的輻合」，因此在這個過程中便建構出「社會真實」。甚至，他進一步主張「戲劇化的傳播創造社會真實」(1972:396)、「社會真實存於語藝視野之中」(1972:401)，這便是「符號輻合理論」的預設。

檢視其他學門或學者對於「符號」與「真實」之間關係的看法，可發現，語意學 (semantics) 主張人類使用語言符號詮釋事物時，存在著許多混淆與誤用，因此「符號」不能代表「事物」，而大部分的社會學者也認為，符號主要能夠幫助我們梳理社會脈絡，但符號並非社會脈絡。不過，「符號互動理論」²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的立場則與 Bormann 的看法十分相近。符號互動理論的核心概念在於：社會成員彼此間以語言互動，互動過程當中，一旦人們認定某種狀況為真，其結果就會非常真實，於是意義被協商形成，社會真實也由此建構而成(Blumer, 1969)。另外，也有許多傳播學與語藝學學者的觀點與 Bormann 相呼應，例如 Burke(1969)便曾提到，人是透過符號系統來認知及經驗世界，而 Foss(1989)也認為感官所認知的世界是混亂失序的，不過，透過溝通的符號將形式與定律導入之後，世界將被井然有序的組織起來，使實體或意念的本質成「真」。

² 引自彭懷恩 (2003)。《人類傳播理論 Q&A》：177-204。台北：風雲論壇。「符號互動理論」係由 Herbert Blumer 整理 George Herbert Mead 的學說所創，Mead 對該理論最大的貢獻在於其提出「人類具有扮演他人角色之獨特能力」(181) 的概念，而 Blumer 則延伸其學說，指出社會成員以語言符號進行互動而建構社會真實 (182-183)，因此，符號互動理論對戲劇理論以及 Bormann 的研究都有所影響 (191-192)。

前面提到，符號輻合理論的預設是「『戲劇化』的傳播創造社會真實」，簡單來說，符號輻合理論便是透過「戲劇」的觀點來理解人們使用符號並建立意義的過程，而這樣的觀點則來自 Bormann、Cragan 與 Shields (2001: 272)所設定的人類本質：「幻想者」(fantasizers) 或「演員」(dramatizers)。Bormann(1972)舉美國麻瑟諸瑟海灣 (Massachusetts Bay) 的清教徒新移民為例，他們的世界觀來自於聖經的戲劇情節，因此他們經歷旱災與印地安人的侵擾仍甘之如飴，視其為上帝的旨意，並自比為聖經故事中自埃及遷往迦南地的以色列人。Bormann(1983)也指出，團體成員被吸引入說故事的心理過程，就像是全神貫注於小說、表演、電視節目、聆聽民俗故事與鄉野軼事，或像是認同神話中超自然力量的宗教經驗。而當人們投注感情到故事中的主角時，彷彿走進故事之中，因故事情節或悲或喜、或因故事結局未真相大白而焦慮。承上所述，人類基於「幻想者」與「演員」的特質，傾向以戲劇情節的觀點來理解複雜的事件，因此戲劇情節能引發團體成員的幻想，讓他們有共同的情緒、態度與反應，進而促使相異的符號世界趨向於輻合，意義與真實便由此產生。

「符號輻合理論」可抽繹出不同理論的元素，最重要的莫過於小團體人際互動的「幻想」概念，其源頭為社會心理學與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其次，他以戲劇觀點理解人們使用符號並建立意義的過程。Bormann(1982a:289)曾自述，其學說呼應了 Combs 與 Mansfield³所主張的，結合戲劇論者 (dramatists) 的人文關懷與與符號互動論者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嚴格的行為主義模式。綜言之，Bormann 援引不同的學門的方法和理論，另闢蹊徑以探究人類的傳播行為背後共通脈絡，可看到欲建立「一般性傳播理論」的努力。接下來，則要討論以符號輻合理論為基礎的語藝批評方法：幻想主題分析。

³ James E. Combs 與 Michael W. Mansfield 認為戲劇觀點是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合作的可行途徑，而這股潮流在 1970 年代開始興起，並可說是刺激符號輻合理論發展的驅力。

第三節、幻想主題分析的概念

壹、幻想主題 (fantasy theme)

幻想主題是最基本的分析單位，它是由引領人們超越當下的戲劇化訊息所構成，它是「對過去發生的事所做的回想，或是團體對未來的夢想」(Bormann, 1972: 397)，另外，幻想主題通常是具有某種傾向的、有條理的、具有藝術性的，它對於人們以前所困惑的事情提供解釋(Bormann et al., 2001)；以符號輻合的觀點來解釋，「幻想主題」便是「人們展現其團體的心智，以情感的語調來了解共同經驗的方式」(Bormann, 1983:108)，透過幻想主題，人們「創造團體意識，並且共享一些符號的共同基礎」(Bormann et al., 2001:281)。

幻想主題可劃分成幾個戲劇的元素(Shields, 1981)：

(一) 場景 (scene or setting)

戲劇中角色扮演或是行動發生的場所。

(二) 人物 (dramatis personae or characters)

戲劇中被賦予生命的角色，這些角色具有某些人格特質或動機，例如英雄或惡棍。

(三) 行動 (plot lines or action)

戲劇中角色所參與的行動，描述「誰對誰做了什麼及如何做？」，因此又可稱為「情節」(plotlines)，代表整齣戲劇的「劇本」(scenarios)。

(四) 正當性機制 (sanctioning agent or legitimizer)

即戲劇正當性的來源，有時根據的是較高層次的力量，它代表的是崇高的權力，例如上帝、正義、民主，有時是特別顯著的當下現象，例如原子彈、戰爭，

或是幻想主題中最顯著的行爲動機。

以國內的研究爲例，如林文琪（1995）研究新聞論述中「愛滋病」的語藝視野，發現其正當性機制便是「因果報應」，而莊佳穎（2001）研究陳水扁競選文宣的正當性機制則有「人權」、「民主」、「懷舊」、「年輕與理想」、「權威人士背書」。

另外，Bormann(1983)以「神話」(myth)爲例來解釋「幻想主題」，他認爲，神話中時常出現被視爲英雄或奇異人格者的「神」或是「半神半人」，其中的情節往往都是關於世界如何被創造。像這樣具有特殊角色與故事情節的神話，便可稱之爲「幻想主題」，例如以悲劇情節爲主調的古希臘神話，便屬於一種幻想主題。相關的應用實例，例如 Bormann(1972)自清教徒的語藝視野抽繹出兩個幻想主題：一，朝聖者在完成其緩慢、痛苦而神聖的旅程時，將會遇到許多紛擾與迷惑；二，基督教士兵爲上帝而戰，克服所有敵人以建立教堂；另外，Rybacki & Rybacki (1991)的研究則發現，近代美國出現了許多關於「美國帝國」的幻想主題，其中的戲劇情節是：美國經上帝允諾而擴展其影響範圍，以對抗其他國家的邪惡勢力，終至征服這些國家，宛如當初的西部拓荒。

貳、幻想類型(fantasy type)

「幻想類型」是介於「幻想主題」與「語藝視野」的中程概念，能夠幫助語藝批評者作更準確的分析。Bormann(1982)以電影分類的例子來解釋「幻想類型」的特質，他認爲，正如電影依劇情的不同而作分類，「幻想主題」也可以依其特質歸類爲不同的「幻想類型」，換句話說，同一「幻想類型」之中便含有多個劇情近似的幻想主題。例如，張雅君（2005）研究藍天電子報如何建構「319 槍擊案」的圖像，她歸納出兩個幻想類型：「扁團隊策略性演出」與「藍軍永恆追尋真相」，

前者主要講述的是民進黨的投機性格，其中類似的戲劇情節有陳水扁靠吳淑珍假車禍以博取選票、總統選舉也靠作假槍擊以博取民心，後者則是建構泛藍陣營堅毅勇敢的圖像，類似情節有帶給人民希望的連戰、追討真相與正義的泛藍群眾。

幻想類型會形成一個解釋系統，當團體成員接觸新事件時，會自該系統來理解該事件。例如，早期麻瑟諸瑟殖民區（Colonial Massachusetts）共享一個幻想：「審判女巫」是「對清白異議者的不公平對待」。後來，在 1950 年代，大力整飭共黨的參議員 McCarthy⁴ 便被指為「女巫獵人」（witchhunt），此一密語很容易誘發人們的反應，將其作為視為羅織罪狀的迫害，而這樣的解讀正來自於「審判女巫」的幻想類型，也就是說，人們透過該幻想類型的解釋系統來理解 McCarthy 此一新事件(Bormann, 1982; Bormann et al., 2001)。

正因為幻想類型會形成一個解釋系統，Bormann 等人(2001)認為它也可能以「速記」(shorthand)的形式出現，例如信號、符號或內部笑話，稱之內部暗號(inside cue)與符號暗號(symbolic cue)。內部暗號與符號暗號根深蒂固於成員的意識中，往往不需要再詳述幻想主題，只要一提到這個暗號時，便猶如扳動了扣扳機(trigger)，觸動成員共同的意識並引發相同的情緒與動機(Bormann, Cragan & Shields, 1994)，通常內部暗號與符號暗號只會引起團體成員的反應，團體外的人們則難以理解(Bormann, 1983)。相關的研究例子有：Cragan 與 Shields(1998)曾指出特殊用語「伊朗門」(Irangate)與「白水門」(Whitewatergate)，便是以「門」(gate)此一內部暗號將伊朗人質案與白水案置於水門案(Watergate)的幻想類型之下，將其詮釋為水門案般的政府弊案。這個例子，也不禁讓人聯想到 2004

⁴ Joseph Raymond McCarthy (1908-1957) 依靠反共觀點當選為參議員，後來擔任政府活動委員會主席，在全美國清理共產黨勢力，指揮委員會調查民主黨成員及對他有意見的新聞人物，甚至在軍隊中進行忠誠調查，不少人被撤職、逮捕甚至被處死。1954 年，參議院通過法案譴責 McCarthy 的政治迫害行為。本註釋引自「維基百科」網站，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

年總統選舉因「319 槍擊案」引發的爭議，泛藍陣營向美國政界控訴民進黨當局以作假的槍擊案操弄選舉，其所使用的遊說手冊便名為「子彈門」(Bulletgate)⁵。

參、語藝視野(rhetorical vision)

語藝視野是由覆頌的幻想主題所建構而成(Bormann, 1972)，或是由幻想主題與幻想類型所組成(Bormann et al., 1994)。簡單來說，語藝視野就是各種共享腳本的匯集，而這些腳本透過「比喻」(analogy)，整合為簡潔、有意義的關鍵字、標語、或標籤，這便是語藝視野出現的形式(Bormann, 1985)。例如，陳煥芸(1998)研究多層次傳銷公司的語藝視野為「新生的選擇」，莊佳穎(2001)研究陳水扁競選文宣的語藝視野為「我們都是台灣之子」，于劍興(2003)研究安寧病房醫療團隊的語藝視野為「生命雖無常、人生可無憾」。

另外，回顧上面談到 Bormann(1972: 401)的說法：「社會真實存於語藝視野之中」，Bormann(1972)也提到，團體被多個戲劇幻想所吸引並引發覆頌時，團體便進入語藝視野所構成的「符號真實」。由此可知，「語藝視野」不只整合、歸納各種被分享的幻想主題，也對真實提出一致且可信的解釋(Foss, 1985)。綜言之，語藝視野就是處於較高位置的「預設」(assumption)，例如清教徒的語藝視野便來自「上帝的啓示」(聖經)，它的真實無庸置疑，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感官體驗(Bormann, 1982)。

對於共享語藝視野的成員所組成的團體，便可稱之「語藝社群」(rhetoric

⁵「子彈門」(Bulletgate)係由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所擬，由駐美黨代表袁健生向美國智庫、國會議員及媒體發送，控訴民進黨以造假槍擊案與選舉舞弊才贏得總統選舉，而命以「子彈門」之名主要是影射槍擊案與「水門案」如出一轍，同樣都是當權者營私舞弊。本註釋引自陳錫藩(2004年7月30日)。「談「告洋狀」」。《中國時報》：第15版。

community)。對於語藝社群的特色，Bormann(1983)曾提到：他們共享團體意識、內部笑話以及符號世界，他們會被語藝視野中的英雄角色所鼓舞、對劇中的惡棍同仇敵愾。另外，有些語藝社群的成員同質性與穩定性較低，因此其團體界限便較不明顯，例如「羅曼史小說的讀者」、「某部電影的觀眾」（林靜伶，2000）；而在界限明確的團體中，語藝社群則不一定與正式的團體編制相疊合，它有可能包含同處於一語藝視野的非正式組織；再者，語藝社群可能由好幾個小團體所組成，這些小團體間或有衝突，但是他們會透過協商、妥協與合作以維繫其共有的語藝視野。相對的，一個團體也可能有好幾個語藝社群，也就是說有好幾個語藝視野，而當團體內的幾個語藝社群相處不睦時，便會造成組織效率低落或團體的分裂（Bormann, Koester & Bennett, 1978; Bormann et al., 1994）。

肆、覆頌(chain out)

覆頌是幻想主題分析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由於本文欲探究讀者投書是否會對新聞報導進行覆頌，因此將此概念獨立出來解釋。覆頌指的是在團體成員的溝通歷程中，戲劇情節重複出現或幻想主題重複出現的情形，這代表的是團體成員進入了幻想共享的世界，也就是說，透過覆頌構成了團體共享的語藝視野。另外，若其他團體對原本團體的幻想進行覆頌時，幻想也可能有原本的團體繁衍到其他團體(Bormann,1972)。

承上，覆頌可區分為兩個主要的面向：一，覆頌代表的是重複出現的戲劇情節歸納成幻想主題的過程，重複出現的幻想主題進而整合成幻想類型或語藝視野；二，覆頌也意味著有更多的人加入某一語藝視野，也就是說語藝社群擴大了，檢驗方式係將其他團體的溝通訊息進行分析，以對照原團體的幻想主題，例如Bormann 等人(1978)分析總統大選期間選民的幻想主題，來觀察大眾是否對媒體

（政治漫畫）有所覆頌，而賴宏林（2000）則是分析 BBS 布袋戲版的文章，以檢驗布袋戲迷對霹靂布袋戲幻想主題的覆頌。覆頌作為本文重要的分析概念，首先是分析新聞當中是否有重複出現的戲劇人物、行動與場景，也就是觀察其中是否有覆頌的戲劇幻想，進而歸納成語藝視野；其次，本文欲探討讀者是否與報紙共享同一語藝視野，因此分析讀者投書，檢視其是否對新聞進行覆頌。

伍、其他分析概念

（一）引發反應的扣扳機：內部暗號（inside cue）與符號暗號（symbolic cue）

內部暗號或符號暗號是幻想類型的速記（shorthand），它以信號、符號或內部笑話的形式出現（Bormann et al., 2001）。由於它根深蒂固於成員的意識中，往往不需要再詳述幻想主題，只要一提到這個暗號時，便猶如扳動了扣扳機（trigger），觸動成員共同的意識並引發相同的情緒與動機（Bormann et al., 1994），通常內部暗號與符號暗號只會引起團體成員的反應，團體外的人們則難以理解（Bormann, 1983）。另外，內部暗號與符號暗號所產生的效果類似幻想類型。例如，Cragan 與 Shields（1998）曾指出特殊用語「伊朗門」（Irangate）與「白水門」（Whitewatergate），便是以「門」（gate）此一內部暗號將伊朗人質案與白水案置於水門案（Watergate）的幻想類型之下，將其詮釋為水門案般的政府腐化與掩飾手段。這個例子，也不禁聯想到 2004 年總統選舉因「319 槍擊案」引發的爭議，泛藍陣營向美國政界控訴民進黨當局以作假的槍擊案操弄選舉，其所使用的遊說手冊便名為「子彈門」（Bulletgate）。

(二) 凝聚團體意識的「創世紀」傳奇：傳奇故事 (saga)

傳奇故事指的對於團體（或個人）的功業、事跡、目標與理想的故事，描述的重點通常是團體建立的過程及團體創辦者的事蹟，因此它能夠整合團體內部分屬不同語藝社群的成員，並凝聚團體意識(Bormann, 1983; Bormann et al., 2001)。

Bormann 等人(2001)舉 Csapo'-Sweet 與 Shield 的研究以說明"saga"，他們以塞爾維亞 (Serbia) 的廣播電台"B-92"為研究對象，該電台創立的傳奇故事便著重在自我定位為「非主流電台」，因此它時常播放一些另類的音樂、新聞，推廣突破傳統的藝術表演、戲劇與書籍，直到 1996 年被塞爾維亞總統 Slobodan Milosevic 強制撤換經營者，於是「非主流路線」的傳奇故事不再被提起，新的傳奇故事取而代之：B-92 的角色是網路電台，並自許為推廣言論自由與民主的獨立媒體。

(三) 語藝視野的生命週期：意識 (consciousness) 的創造 (-creating)、喚起 (-raising)、維持 (-sustaining)、衰敗 (-decline) 與終結 (-terminus)

團體或個人若將其幻想對外公開，尋求更多人來參與其語藝視野，則語藝視野的發展將經歷幾個生命週期：意識的創造、喚起、維持。「意識的創造」指的是語藝社群的成員，對於原有的幻想作修正與創新，「意識的喚起」則是喚起團體外的人加入幻想，吸收其成員團體成員，「意識的維持」則是對成員施壓促使其遵守團體的規範，並更新或修正對成員的承諾(Bormann et al., 2001; Rybacki & Rybacki, 1991)。後來，Bormann、Cragan 與 Shields (1996)研究關於「冷戰」的語藝視野，便再增加兩個生命週期的概念：意識的衰敗與終結。

(四) 語藝視野的評估標準：藝術性 (artistry)、共享意識 (shared consciousness) 與真實連結 (reality-links)

藝術性、共享意識與真實連結是 Bormann 等人(2001)所整理出的語藝視野評估標準。首先，「藝術性」指的是語藝產物的創造性、新奇性與競爭優勢，例如 Duffy(1997)研究愛荷華州 (Iowa) 討論關於賭博開放的議題，其中持贊成意見者便強化「船屋在愛荷華河道上往返」的動人景象，宛如「馬克吐溫小說」裡的情節，其便是以藝術性創造出成功的語藝視野。其次，「共享意識」是觀察語藝視野是否能吸引更多人加入，Bormann 認為，新奇的 (novelty)、能引發群聚效應的 (critical mass) 以及能打開不同傳播通路的 (channel access) 語藝策略，便能提高語藝視野的共享意識。最後，「真實連結」指的語藝視野與真實世界間的關係，當二者距離越遠時，語藝視野便越衰敗。

第四節，相關研究

到 2001 年為止，符號輻合理論與幻想主題分析的相關研究約有 160 篇之多，而 Bormann 等人 (2001) 將這些研究從「欲解決的傳播課題」的角度作分類，本文便以此分類簡單說明其特色；其次，以林靜伶 (2000) 對幻想主題分析的分類介紹國內的相關研究，最後再將國內外的研究作綜合的討論與比較，試圖勾勒出相關研究的完整面貌。

壹、國外的相關研究及分類

(一) 人際溝通研究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tudy**)

關注語藝視野對於人們界定與處理人際關係的影響。例如 Hubbard(1990) 研究言情小說中所呈現的兩性關係語藝視野，她發現 1950 年代的女性是處女般純潔的大地之母，而男性則常扮演王子角色，到了 1980 年代，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女性有時還以英雄的角色出現。

(二) 小團體傳播研究 (**small group communication study**)

研究焦點在於團體意識的召喚、團體文化的建立以及團體的動機。例如，Porter(1976) 分析小團體對於水門案所建構出的幻想類型，將所得的結果與媒體報導相互對照。

(三) 公眾傳播研究 (**public communication study**)

研究公共領域中的說服行為。例如，Foss(1979) 針對「平等權利修正案」在國會中的辯論記錄及媒體的相關報導作分析，再比對最後的投票結果。

(四) 組織傳播研究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y)

研究焦點在於組織的世界觀、傳奇故事與文化。例如 Bormann(1983)從符號輻合理論的角度來研究組織文化與溝通，衍生出「組織傳奇故事」(organizational saga)的概念。

(五) 大眾傳播研究 (mass communication study)

研究媒體的語藝視野。例如 Lee 與 Hoon(1993)研究發現，新加坡媒體對男性與女性管理階層的報導，分屬兩個的語藝視野，又身處高階管理階層的女性較少，一般人不常接觸到，因此媒體所設定的女性高階管理人角色，將影響閱聽人對於女性高階管理人的看法。

(六) 文化之間的傳播研究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y)

比較不同文化脈絡底下的幻想共享情形。例如，Bormann 等人 (2001:297)指出他們曾與其他學者在日本與美國進行幻想分享的實證研究，他們發現即使是不同的文化，但二者卻有類似的幻想傾向。

貳、國內的相關研究及分類

約莫十年前，國內應用幻想主題分析的語藝批評還是十分少見，不過，現在則是最廣泛運用的批評觀點，其研究取向可區分成「特定群體」與「大眾媒介」(林靜伶，2000)。本文使用該分類方法，並根據其「研究對象」、透過何種「分析文本」及欲探索的「語藝社群」等面向，檢視國內的幻想主題分析的相關研究，詳見表二之一與二之二。

(一)「特定群體」

目的在於探索團體的世界觀與價值觀，簡單來說，就是從團體內部去看世界，而這些團體的出現也代表著某種風潮，與社會現象有所呼應。這些團體的界線較明確，團體內部成員具有某種同質性，甚至有「迷」⁶的特質，並且可能有人際互動的情形（例如面對面的接觸或網路的對話平台），但也不排除使用大眾傳播媒介作為團體溝通的載具。相關研究有例如「慈濟人」、「搖滾樂迷」、「同志」、「流行漫畫迷」、「多層次傳銷成員」、「霹靂布袋戲迷」、「扁迷」、「同人」、「安寧病房」、「流行漫畫迷」、「花魁異色館網友」、「電台賣藥節目聽眾」及「藍天電子報讀者」、「新聞社群」、「陳水扁一邊一國演說的聽眾」等團體。其中，「慈濟人」、「扁迷」與「陳水扁一邊一國演說的聽眾」的研究，都相當關注其團體內的領導者（釋證嚴與陳水扁），視其為幻想主題的創造者或最重要的主角，而本文則視「馬英九」為文本中的戲劇角色，因此上述這些以特定人物或政治人物為主要分析對象的論文，便可作為本文的重要借鏡。

(二)「大眾媒介」

研究大眾傳播媒介如何再現某個議題或社群，也意味這是大眾對某個議題或社群的看法，因此其所指涉的語藝社群是異質的，並且無人際互動的關係。例如研究新台灣文庫及言情小說如何建構「女性角色」及「兩性關係」，報紙及雜誌如何建構「愛滋病」、「新興宗教」、「柯林頓的大陸政策」、「民進黨社會運動」、「網咖」及「女性軍人」的語藝視野。本文透過新聞報導的分析，以重建報紙的「危

⁶ 某些語藝社群透過特殊的文本形式、互動方式、時間歷程，而被特定媒體內容吸引並產生認同，因此本文以為某些語藝社群（如上述「特定群體」類的各個語藝社群）具備「迷」的特質。「迷」的背景知識引自簡妙如（1995）。《過度的閱聽人——「迷」之初探》。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機事件中的馬英九」語藝視野，因此可歸屬為「大眾媒介」類的幻想主題研究。

本文認為，這些分類並無互斥性質，其功能在於說明幻想主題相關研究的主要取向。例如，鄭伊雯（1995）研究「言情小說」如何建構「兩性關係」，其旨趣在於大眾傳播媒介（書籍）如何再現兩性關係，不過言情小說的讀者可能具有某種同質性，例如以女性為主，因此某種程度來說也等於反映了該社群對「兩性關係」的看法。或如趙雅麗（2001）研究對民進黨社會運動的主張與口號進行語藝分析，但其分析的文本是報紙，因此該研究也可說是大眾傳播媒介如何再現「民進黨社會運動」。

表二之一、國內幻想主題分析相關研究--「特定群體」類

作者	篇名（出版相關資訊）	研究對象	分析文本	語藝社群	備註
劉玉惠	聖界與凡界：慈濟論述之幻想主題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1993）	慈濟	內部刊物	慈濟會員	另援用論據分析評價證嚴的論述
方巧如	國內熱門搖滾樂團歌詞所建構的夢幻世界（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1993）	搖滾樂	歌詞	搖滾樂迷	
吳素柔	壓迫與反抗—台灣同志團體出版品的語藝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1995）	同志	同志刊物	同志	
歐綉瑜	以幻想主題取徑探討台灣流行漫畫的價值觀（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1996）	流行漫畫	漫畫	漫畫迷	
陳煥芸	新生的選擇—多層次傳銷論述之幻想主題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1998）	多層次傳銷	錄音帶 錄影帶 內部刊物	傳銷成員	使用參與觀察法
賴宏林	霹靂布袋戲之幻想主題批評—以「霹靂異數」為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0）	霹靂布袋戲	錄影帶、 BBS 的討論	霹靂迷	

莊佳穎	阿扁的異想世界---以幻想主題分析方法閱讀陳水扁風潮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2001)	陳水扁 競選文宣	音樂、廣告、網路、晚會	扁迷	使用參與觀察法
李姿瑤	「動漫」御宅族的幻想世界—以台灣的同人創演活動為研究對象(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2003)	同人活動	同人訪談	同人社群	
于劍興	安寧療護醫療團隊的語藝視野建構-以大林慈濟醫院心蓮病房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	安寧病房 醫療團隊	內部出版或使用的書籍	安寧病房 醫病雙方	使用參與觀察法
歐綉瑜	以幻想主題取徑探討台灣流行漫畫的價值觀(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1996)	流行漫畫	漫畫	漫畫迷	
陳佳靖	網路情色的符號地景(《資訊社會研究》, 3: 25-62, 2002年)	KKcityBBS 花魁異色版	BBS的文章	網友	
郭俊池	視病猶親的空中診所:台語廣播電台賣藥節目與老人族群媒介使用之接收分析—以幻想主題分析途徑(文化研究學生研討會: 2004年)	廣播電台 賣藥節目	廣播節目	電台聽眾	
張雅君	建構 319 槍擊案之圖像—國民黨電子報論述之幻想主題分析(中華傳播學會 2005 年年會, 2005 年)	藍天電子報 (319 槍擊案)	藍天 電子報	電子報 讀者	
紀慧君	新聞教科書中的事實語言(中華傳播學會 1999 年年會, 1999 年)	新聞教科書 (事實之呈現)	新聞 教科書	新聞社群	援用典範理論與 Burke 的完美與負面概念
徐文興	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語藝分析—認同與論辯(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陳水扁演說 (一邊一國論)	演說稿	聽眾(包括具體的與潛在的聽眾)	另援用 Burke 的三種認同形式及 Perelman 的新語藝論辯理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二之二、國內幻想主題分析相關研究--「大眾媒介」類

作者	篇名（出版相關資訊）	研究對象	分析文本	語藝社群	備註
賴怡怡	女性主義語藝批評的實踐--- 閱讀「新台灣文庫」（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1992）	新台灣文庫出 版品 （女性角色）	新台灣文 庫出版品	出版品 讀者	援用女性主義 進行批評
鄭伊雯	女性主義觀點的語藝批評— 以幻想主題分析希代『言情小 說』系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 系碩士論文，1995）	言情小說 （兩性關係）	小說	小說迷	援用女性主義 進行批評
林文琪	新聞論述建構之愛滋病語藝 視野—以中國時報、聯合報為 分析對象（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 系碩士論文，1995）	報紙 （愛滋病）	報紙	報紙讀者	
林佩君	新聞論述建構之新興宗教語 藝視野—以中國時報、聯合報 與自由時報為例（輔仁大學大眾 傳播學系碩士論文，1998）	報紙 （新興宗教）	報紙	報紙讀者	
詹靜宜	美國總統柯林頓對中國大陸 政策言論所建構之語藝視野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9）	雜誌 （柯林頓中國 政策）	雜誌	雜誌讀者	
趙雅麗	民進黨社會運動的「語藝」批 評（《新聞學研究》，68：151-192， 2001年）	報紙（民進黨社 會運動）	報紙	報紙讀者	
林希展	大眾媒體的網咖休閒論述— 從語藝分析的觀點談起（國立 交通大學傳播碩士論文，2002）	報紙 （網咖）	報紙	報紙讀者	
王雅菁	新聞論述建構之女性軍人語 藝視野—以中國時報、聯合 報、青年日報為例（政治作戰學 校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報紙 （女性軍人）	報紙	報紙讀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國內外研究的綜合討論與比較

若從研究策略的角度觀之，國內外幻想主題分析相關研究主要的取向是：幻想主題、類型及語藝視野即研究目的，也就是說研究者不抱持任何立場，純粹從文本中建構語藝視野，並從中解答社會現象。其次，使用幻想主題分析架構、或將其當作資料萃取的工具，再援引其他語藝理論進行分析。例如，Bormann 等人 (2001)指出 Reid、Lucaites、Condit 及 Short 等學者雖使用「語藝視野」的概念，不過在分析時使用的則是 McGee 的「表意學」(ideograph)。或如劉玉惠 (1993)除以幻想主題分析慈濟人的語藝視野外，也運用論據分析評估證嚴法師的論述；徐文興 (2002)則同時使用三種不同的語藝理論評估陳水扁的「一邊一國」演說。

Bormann 等人 (1994)認為幻想主題分析不應只立基於語藝，應援引經驗研究方法幫助研究者作更深入的論證，衡諸國外的幻想主題相關研究，確實也發現有不少研究結合了質化與量化方法。Bormann(1982: 298)指出，Shields 是首位運用統計方法進行幻想主題分析研究的學者，他先以訪談方式了解消防員之間共享的幻想，再以 Q 方法分析消防刊物中的幻想，最後證實了二者是一致的。後來，統計方法在幻想主題分析的運用中更為廣泛，有助於研究者檢驗不同的傳播管道是否產生相同的幻想。相較於國外，國內的幻想主題相關研究大都是採取質化研究。

再者，由於國外的語藝批評已有長遠的發展歷史，國內則是近十年才開始發展，因此國外的幻想主題分析的面向較為廣闊。例如，國外曾出現以既存的語藝視野詮釋語藝活動 (王雅菁，2003：47)，像是 Cragan 以「陰謀論」探討 1972 年印地安紅人包圍印地安事務局的社會運動事件。或如 Bormann 等人 (1996)等人長期關注「冷戰」，他們將冷戰視為幻想主題分析的典範，因此從中發展出界定語藝視野生命週期的工具性詞彙：意識的創造 (consciousness-creating)、喚起

(-raising)、維持(-sustaining)、衰敗(-decline)與終結(-terminus)。或者，如先前談到美國、日本跨文化研究，這些研究面向都未曾在國內出現。

另外，國外在研究大眾傳播媒介如何建構某一議題或社群的語藝視野時，所關注的面向不只是實質內容的層面，也會討論到該內容是如何被產製。例如，Bormann(1982b)研究「人質釋放」與「雷根就職演說」兩則新聞的語藝視野，他不只注意到新聞的內容，包括新聞如何編排、畫面如何呈現，也在他的分析範圍之內，他認為新聞產製與表現的過程，也猶如戲劇一般。反觀國內的大眾媒體幻想主題分析，主要關注的層面則限於實質內容。

第五節、理論與觀點的反思

外界對於幻想主題分析方法與符號輻合理論的批評，Bormann(1982)及 Bormann、Cragan 與 Shields (1994, 2001)曾做過三次較為完整的回應。本節便根據這幾次的學術論辯，以及筆者進行文獻檢閱時的觀察與理解，整理出該理論與方法可能面臨的問題與限制。

壹、援用 Freud 理論的適切性

幻想主題分析的團體幻想概念來自於 Bales 的小團體人際互動研究，理論基礎是 Freud 的精神病學 (psychiatry)，研究對象是「面對面的小團體」，而且所設定的「幻想」以及他人對幻想的「回應」是「無意識的」。不過，Bormann 的研究興趣在於「有關人們有意識的計畫或目標，有意圖及意義的傳播或語藝理論」(1982: 291)，因此他強化了幻想的說服功能，甚至將之運用在組織經營，另一方面，也把研究的範圍拉到更廣大的領域，他認為幻想也可能在這些場域發生。因此，Bormann 受到 Mohrmann 等學者的批判，認為他背離了 Freud 的理論基礎。

針對這個質疑，Bormann 等人(1994: 269-270)首先澄清，符號輻合理論的研究並非 Freud 式的精神分析，不會出現「戀母情結」(Oedipus)、「去勢」(castration) 等 Freud 式的用語，因此 Mohrmann 自 Freud 的脈絡來檢視符號輻合理論是無意義的。另外，關於「幻想是無意識的」以及「幻想僅限於小團體」的說法，Bormann(1982: 291)則認為：引發幻想的戲劇化訊息，正是一種語藝的展現，而且這些訊息可能被技巧純熟的溝通者所操弄，以吸引成員投入幻想的共享，從這個角度來看，幻想是有意識的。另外，Bormann 也與許多學者將幻想主題分析應用到更廣闊的領域，並企圖以符號輻合理論來解釋人類的各種傳播行為，這證實了

團體幻想並不限於小團體。

承上所述，Bormann「唯一受惠於 Bales 的，是他發現共享團體幻想的動力過程」(Bormann, 1982:303)，他認為自己不須成爲 Bales 或 Freud 的信徒，也不必以 Freud 的理論作分析(Bormann et al., 1994)，再者，致力於語藝批評的學術社群可不依賴心理分析的推論，直接詮釋動機(Bormann, 1977:236)，重點不在於處理處理個人內在的心理歷程，而在於發現人們如何產生相似的符號世界與團體意識(Bormann, 1982:295)。由此可見，幻想主題分析與符號輻合理論「有 Freud 之名、無 Freud 之實」，雖借用 Freud 的用語，但無涉精神病學的內涵，而自語藝學尋求理論的支點。由此角度觀之，若以 Freud 的脈絡檢視 Bormann 的理論，在學術論辯上恐怕沒有太多的交集，評論者應該站在相同出發點，以語藝學的角度檢視幻想主題分析與符號輻合理論，才可能出現有意義的討論。不過，Bormann 使用精神病學的專業用語，再賦予語藝學的理論內涵，必然會引來概念的混淆與學術上的爭論，本文所持的立場是，語藝批評者關注的焦點應在於其理論的解釋力及論證方式在語藝批評領域中的價值與定位。

貳、紛雜的專門用語

紮根理論 (grounded theory)⁷關注的是「發現的邏輯」，主張理論並非自文獻檢閱而來，而是從研究中逐漸「浮現」(emerging)，因此往往會發展出新的研究概念或術語，而採取紮根理論研究策略的 Bormann 及其研究團隊，便在歷年的著述中不斷地「浮現」出新的概念與用語，不過，也因此出現用語紛雜而導致概念

⁷ 「紮根理論」是由 B. G. Glaser 與 A. Strauss 於 1965 年提出，「紮根理論」是一種研究策略而非理論，它在傳統科學方法之外另闢蹊徑，主張研究可經由資料收集、分析資料、理論抽樣、撰寫筆記等循環回饋過程以建立研究理論。引自畢恆達 (2005)。《教授爲什麼沒告訴我？》：63-66。台北：學富。

混淆的情形。

根據 Bormann 等人(2001:280-294)的整理，符號輻合理論與幻想主題分析較常被使用的相關衍生概念有 18 個之多，不過，這些概念也常被冠以不同稱呼，或出現不同的詮釋。例如，Bormann 曾提到「『社會真實』存於語藝視野之中」(1972:401)，不過他也提到「吸引大型團體進入『符號真實』的戲劇組合，我稱之語藝視野」(1972:398)，由此可發現 Bormann 同時使用「社會真實」與「符號真實」指涉語藝視野，這便可能產生概念的混淆。另外，用來指稱「引發成員反應的暗號」，一開始 Bormann 使用「內部笑話」(inside joke) 這個專門用語(1972:398)，後來將其定義擴大，認為它不一定以笑話的形式出現，因此則改稱「內部暗號」(inside cue)(Bormann et al., 1994:281)，近來則再改稱「符號暗號」(symbolic cue)(Bormann et al., 2001:283)，這樣多變的用語，也可能造成研究者的困惑。再者，還有一些較少使用的獨特用語⁸，例如「幻想戲劇」與「語藝戲劇」、「語藝形式」與「語藝類型」、「幻想典型」等，此中可能出現的混淆可想而知。也無怪乎 Gronbeck(1980:324)直指該分析方法缺乏系統性的語彙，有的學者則批評「幻想主題分析充斥著模糊的術語」(Bormann et al., 1994:278)⁹。

如此紛雜的用語，還引發學者「舊概念、新包裝」的批評。例如，Hart(1986)認為幻想主題分析只是將舊有的語藝現象進行命名，便宣稱這些新的用語當作是一種洞見。針對這些批評，Bormann 等人(1994)認為，幻想主題分析與符號輻合理論累積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專門用語便代表一個新的發現，並且每個用語都有其特殊的定義，因此並不是將舊概念進行包裝。另外，之所以要發展新的專門

⁸ 劉玉惠(1993:58-62)將1973年至1986年期間的幻想主題相關研究作出整理，本文所引「獨特用語」便是參考其整理。引自劉玉惠(1993)。《聖界與凡界：慈濟論述之幻想主題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⁹ 此處係 Bormann 引學者 Osborn 語。原出處 Osborn M.(1980). Review of the book *The force of fantasy: restoring the American dream*.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35: 204-205.

用語，目的在於避免類似「神話」(myth)、「隱喻」(metaphor)等用語被廣泛引用但未釐清定義的情形。再者，Bormann 等人(2001)也認為發展專門用語的意義在於建立正確的類目、準確地指涉特定的概念，這些都是一般性傳播理論的基礎。

承上所述，Bormann 及其研究團隊以建立一般性傳播理論為目標，不斷地在後來的研究中發展或修正原有的概念，以求更精確的分析，不過，應概念而生的用語卻過於紛雜，有時也並未清楚地定義，反而給人概念模糊、用語繁複的感覺，這是符號輻合理論與幻想主題分析美中不足之處。

參、研究者取向

符號輻合理論與幻想主題分析也曾被攻擊是「研究者取向」(researcher-dependent)，意思是其理論與方法並無特出之處，通常都是靠研究者本身的洞悉力才會出現好的研究。針對這些批評，Bormann 等人(1994; 2001)回應道：針對同一個現象，若使用不同研究方法與理論，便會觀察到不同的面向，因此有好的研究發現，當然是來自好的方法和理論，因此，將受到好評的幻想主題語藝批評都歸功於研究者的洞見，可能不太恰當。

綜言之，符號輻合理論與幻想主題分析對傳播行為的解釋力確實受到肯定，本文也同意該理論與方法有好的分析架構，因此能產出好的學術論著，不過，該理論與方法的核心精神在於紮根理論研究策略，該研究策略揚棄先入為主的理論套用，而是由研究者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從中發現有意義而切題的概念，進而建立理論或進行分析，而非將其理論架構上直接套用在文本，再者，幻想主題分析係一語藝批評的研究方法，而語藝批評是「批評者的經驗、信念、價值，運用在他人語藝行動或語藝作品的產物」(Ribacki & Ribacki,1991:13)，因此，在幻想

主題分析當中，研究者的角色不言可喻。

承上，符號輻合理論與幻想主題分析雖然受到不少批評，例如援用 Freud 理論的適切性、紛雜的專門用語以及研究者取向，不過，似乎是瑕不掩瑜，該理論與方法在 1980 年代中期便被認為是「近年來最具影響力的（語藝批評方法）」¹⁰，它致力於語藝批評系統化，已說明語藝論述在形構社會思想及社會行動上的力量」（Lucas, 1986: 205）。另外，該理論與方法以發展為一般性傳播理論為目標，甚至自許為一般性傳播理論，廣泛應用在人際互動、小團體、組織、傳媒及公共領域等傳播場域，在當代語藝批評與傳播學的領域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¹⁰ 括號內的文字為本文所加。

